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希] 约翰·科里奥普罗斯 萨诺斯·维莱米斯 著

希腊的现代进程
——1821 年至今

郭云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希] 约翰·科里奥普罗斯 萨诺斯·维莱米斯 著

希腊的现代进程

——1821 年至今

郭云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 年至今/(希)科里奥普罗斯,
(希)维莱米斯著;郭云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 希腊文明译丛)

书名原文: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ISBN 978-7-208-08027-0

I. 希… II. ①科…②维…③郭… III. 希腊-
历史-1821~ IV. 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8282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希腊的现代进程

——1821 年至今

[希] 约翰·科里奥普罗斯 萨诺斯·维莱米斯 著
郭云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0 插页 4 字数 407,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8027-0/K·1471

定价 48.00 元

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2000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Captain Vassilis C. Constantakopoulos and his family. The Center is the only major academic institute in China for advanced study of all disciplines that concern Hellenic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rganized and coordinated by the Center, modern and ancient Greek courses are offered to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ose from other colleges. More than twenty books, either translated or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have so far been published through financial help given by the Cente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their post-graduate degrees in the field of Hellenic Studies may apply for scholarships from the Center and win opportunities to study in Greece.

Hellenic Civilization, a series of five books written by distinguished Greek and other Western scholars is a recent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The series covers the whole process of Hellenic history from early Greece up to the present, inclusive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the Hellenistic World,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Greek society.

On this occasio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on behalf of my university to Captain Vassilis C. Constantakopoulos and his family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the Center with their generous gifts, and to the members of the Embassy of the Hellenic Republic in Beijing, particularly Ambassador Michael Cambanis, Mrs. Elena Avramidou and Mr. Euthymios Athanasiadis. All of them, and numerous other Greek friends, have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in helping us to sustain and exp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Center.

Professor Peng Xiaoyu, Ph. D.
Director,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献给约翰·坎贝尔(John K. Campbell)

两位作者的良师益友

鸣 谢

本书的构思开始于伊德拉(Hydra)的一个漫长的夏日午后。后来作者们之间的讨论、他们妻子的容忍以及后来瓦提齐奥提斯(P. J. Vatikiotis)和约翰·佩特罗普洛斯(John A. Petropoulos)这些朋友的鼓励,都为其问世作出贡献。马克·德拉古米斯(Mark Dragoumis)则通过他做出的大量评论为本书增添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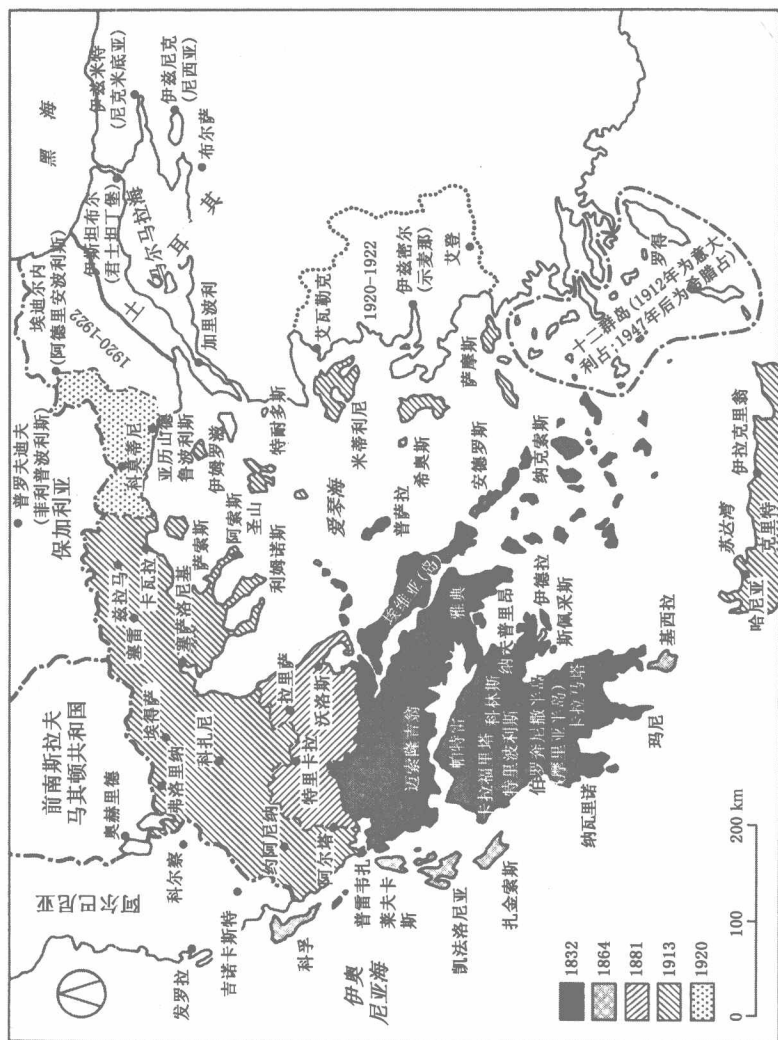
大量研究和撰写工作得到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ELI-AMEP)的支持。贝纳基(Benaki)博物馆的历史、图片档案也得益于他们慷慨的帮助。文中的观点得到马克·德拉古米斯和塞奥多勒·库鲁姆庇斯(Theodore Couloubis)的意见,他们都提出很好的建议。作者还要向 ELIAMEP 的埃尔皮达·沃格里(Elpida Vogli)、希拉里·萨克拉里阿德斯(Hilary Sakellariades)、尤拉·古里密斯(Youla Goulimis)和伊琳尼·格里普蒂(Irene Glypti)致以深切的谢意,当然还要感谢编辑本书的克里斯托弗·赫斯特(Christopher Hurst)。

最后,作者们还要感谢艾兰妮·纳库(Eleni Nakou)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帮助开展这项研究以及支付本书的出版费用。

2002 年 6 月

J. S. K.

T. M. V.



Map © reproduced courtesy of ABC/CLIO, Oxford.

希腊

目 录

鸣谢.....	1
地图.....	1
导论.....	1

第一部分 政治与权术

第一章 一种适合民族的政治制度	11
第二章 政府与人民	46

第二部分 社会公共机构

第三章 希腊的教会.....	147
第四章 军队.....	158
第五章 教育:希腊学校的力量	163

第三部分 经 济

第六章 经济.....	171
-------------	-----

第四部分 社 会

第七章 农民的世界.....	187
第八章 寻找中产阶级.....	200

第九章 移民、难民和海外希腊侨民	206
第十章 英雄及英雄事迹	219
第十一章 罪行与豁免	228

第五部分 意识形态

第十二章 塑造新民族	248
第十三章 为过去勘定界限	257
第十四章 希腊人的回归	263
第十五章 关于希腊以及其他民族	270
第十六章 希腊的欧洲	284

第六部分 外交政策

第十七章 希腊的外交政策:从独立到解放	297
第十八章 战后遗产	315

第七部分 民族地理

第十九章 边疆及周边环境	349
第二十章 北部边界	355
第二十一章 土地争端	365

第八部分

第二十二章 文化	371
结论	384
附录 大事记	388
参考文献	396
索引	445

导 论

本书结构之所以按照主题而非年代进行分类,是基于以下前提:在希腊历史中存有一些恒定因素,它们有助于阐明今日希腊的喜好、政策及制度。我们认为其中最根本的是希腊语带给其使用者的那种历史持续感。很少有语言能具有这样的适应性和持久力。今天讲希腊语的人们仍然可以理解公元前2世纪用通俗希腊语*翻译的圣经旧约,能够明白公元1世纪的福音书作者们撰写《新约》所使用的语言。[1]

独立战争后期出现的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决定用“希腊”一词来命名,表明这个基督正教社团通过其沿用千年的语言传统,为自己选定了身份。当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用他们中世纪的王国来为自己在19世纪的民族命名时,此前“希腊”一词却从未用来指代某个政治体;确切地说,它是古代许多不同城邦中人们分享的共同文化——而这些人,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拥有共同的世系、共同的语言,分享共同的神坛、仪式以及相似的风俗……”。

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主要依靠希腊语,后来君士坦丁堡的大教会也把它用作宗教教育的工具。然而“希腊”与“希腊的”这个词汇本身是与其异教源头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希腊化东方的征服者在完成基

* 通俗希腊语“Koine”,来自 Koίνη。——译者注

- 2 督教化后,决定用“罗马的”这一官方称呼取而代之。由此一来,希腊人就成为罗马人,及至后来,征服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人用鲁米(Rum)来指代正教米列特(Millet)。^[2]

经由世俗精英中商业移民的大力传播,“希腊”被用作希腊人的民族国家的名称。在正教传统的培育下,希腊语言所代表的“高级文化”^[3]成为希腊主义的商标。这种选择并没有与讲希腊语的正教教会发生冲突,因为在被使用穆斯林布道词的政权统治了近四个世纪后,“希腊”一词的异教涵义已经被涤清。^[4]

与宗教改革后的西方相比,东正教的气质特征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是关于周期的概念,也即永恒时间。正教神秘主义者把时间看作是一连串的季节,并进而将之看作是对上帝不变意志的重申。与这种时间观念相伴的是,正教中缺乏个性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个性表现的是私心,会影响到教会的共同心灵。^[5]正教教会个性的排斥,使教徒不会从事各种讨厌的革新活动,但是它也妨碍了在这个宗教权威下的永恒国度中进行的改革与发展。

- 3 这样紧紧束缚自己的社会,对于欧洲由中世纪的惰性向后宗教改革时代的活跃的转变,也持抵制态度。因此——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复制教会理念的家庭中——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单独存在,在整个奥斯曼占领时期内都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群体个人主义”(如果这样一个明显自我矛盾的词汇可以被接受的话),而非私人个人主义,成为希腊和巴尔干的社会准则。^[6]然而,就东正教教会而言,忽略强调个体并不能判定集体生活的社会比与之相反的西方社会更为偏执。虽然在教会创立之时,并不存在个人权利的概念,但总的说来,不容异说的行为对希腊的正教教会来说是陌生的,它们从来没有设立过与“神圣宗教法庭”有些许类似的组织。^[7]

如果说,上述特性在奥斯曼统治期间被根植入这个农民社会,并成为其精神状态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火花激起了独立战争?在那之后,使其能够按照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一个民族国

家的呢？

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其土地被占领，这给“巴尔干的正教商人征服者们”^[8]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文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烙上自己无可辩驳的印记。商路促进了观念的传播，因此当法国启蒙运动狂卷巴尔干半岛时，它几乎没有遇到来自这个软弱的“古老政权”的任何抵抗。起初，教会扮演的是这种新信条最好的倡导者，但是当雅各宾派在法国杀掉其宗教领袖时，这种教条就立刻被丢弃。直到1821年许多教士、包括大教长本人被奥斯曼高门政府处死后，幸存的教士们才不再为两难选择发愁，终于将他们的命运与革命联系起来。

尽管民族国家是传统的教会价值观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之间的历史妥协，但是“商人征服者”的精神仍然占据主流。麦克内尔在解释国内从乡村到城市中心的有序移民现象时，认为它“根源于农业生活的市场倾向以及希腊人核心家庭的紧密组织”^[9]。对市场工作的熟悉以及严密的家庭结构仍然是希腊社会的两大稳定因素，并且两者逐渐合二为一，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并存关系，尽管不时会趋于紧张。“也许正是这种市场力量的二元现象才可以解释希腊的气质：鼓励人们投身运动的同时，又将其固定在传统价值的基石上。”^[10]

在开始部分我们应该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古代与现代之间分界线的确切划定。学习希腊历史的学生们应该如何看待现代的概念？在这片居住着希腊人乃至那些接受希腊语教育的人们的土地上，是什么样的地标标志着现代的到来？语言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可以作为区分古代与现代的标准。一些学者认为^[11]：事实上，希腊化的希腊语、或被称为亚历山大时代标准希腊语的胜利，开启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过渡，因为这种语言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延续到1978年的教育改革。

在19世纪，当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的概念尚未与希腊的中世纪严格等同起来时，“现代”希腊是与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现代”希腊是与古代希腊相区别的，后者于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陷科林斯后“正式”结束。曾经在1834年为被控叛国

- 罪的希腊革命英雄塞奥多洛斯·科洛克特罗尼斯(Theodoros Kolokotronis)进行辩护的著名律师阿纳斯塔西奥斯·珀利佐伊迪斯(Anastasios Polyzoidis),为希腊语学校编写了两卷本的历史课本,书名为《新希腊语》,其副标题为“希腊大事记与文字概况:从科林斯陷落到罗马时代、直至近期的民族独立斗争(公元前146年—公元1821年)”。
- 5 该书内容与西欧作家的著作保持一致,也是对该作者的另一两卷本著作《希腊语》的补充,后者同样用于学校教育,涵盖从古代希腊至罗马人征服的历史。^[12]

对于独立后的现代希腊国家而言,不论是与法兰克人、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希腊,还是与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之间的区别,与古代希腊和罗马征服后希腊之间的区别是完全一样的。对于希腊启蒙运动步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除了政治独立作为区分一个民族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因素外,还有什么更为自然的区分标志呢?再者,除了吉本认为东罗马帝国是比西罗马帝国更不利于希腊独立的观点外,还有什么更为自然的区分标志呢?^[13]

19世纪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帕帕里戈普洛斯(Cantantinos Paparrigopoulos),将政治独立作为决定性因素,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将“现代希腊主义”的开始归结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认为1204年的这场东征羞辱了拜占庭,同时也终结了希腊人的“政治独立”。按照帕帕里戈普洛斯的观点:自从傲慢的拉丁人和“异教的”奥斯曼人摧毁了东罗马帝国后,为了从这两个民族压迫下重获自由,希腊人从未停止过战斗。自13世纪丧失政治独立与统一后,现代的希腊民族国家成为该民族重获自由的代言人,一旦他们从外族控制下夺回自由,希腊人就开始发展其语言、文化、观念和社会等各方面特征——比如发展出广受欢迎的语言、壮丽的诗篇、社会自治以及对西方拉丁人根深蒂固的怀疑。^[14]

- 此后,希腊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与帕帕里戈普洛斯对民族史的描述相去甚远:1204年或1453年一直被看作是将“现代希腊”与其中世纪先辈相区分的地标。一般说来,那两个年份里自由的丧失以及前面
- 6

提到的一些社会特征,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标准,从而将现代希腊的开端上溯到比西欧更早的时代。

本书并不打算对现代希腊史的时代划分进行详细分析。然而,到20世纪最后的三四十年间,随着希腊国内对拜占庭晚期以及奥斯曼人统治初期的认识的增长,现代希腊史的研究者们开始质疑一些论据的有效性,特别是将希腊世界的现代开端归结为15世纪的主张,更别说早至13世纪的观点。对这些论据进行严格考证后,他们发现那些证据非常不确定。例如,尽管现在很少有人能否认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各个方面都是希腊式的,然而,其希腊因素的现代性是否令人信服,却值得推敲;对于这个意义上的“现代”一词,将在后文加以界定。没有丝毫证据能够表明:当时的统治王朝及其政府、军队和财政系统,比西方同时期的制度和管理机器更加现代。再者,从西方十字军那里遭受的羞辱,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足以证明,它能够促使一种模糊的现代意识在希腊人中间诞生。

帕列奥格王朝的精美艺术或者若米斯托斯·普莱松(Gemistos Plethon)的哲学思想,在怎样的意义上可称之为现代,从而足以作为它与中世纪分离的标志?当时的各种编年史与史诗是否就是此后民间叙事诗的先驱,抑或是一种更为古老体裁的发展延续?当时人们对西方拉丁人的抵抗毋庸置疑,然而它是否就是现代意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抑或是它转而屈从伊斯兰的原因之一呢?对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同样,类似的疑问也可以在以下争论中发现:希腊人在1204年或1453年丧失政治独立,是否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是否开始为现代希腊的独立积蓄力量。现在很少有人仍然主张:促成19世纪政治独立的因素,与13或15世纪希腊境内的各种因素相同(甚或类似)。即使希腊商人和西方知识分子没有参与到希腊革命运动,关于一个中世纪帝国的消逝的记忆,也不可能支撑一场针对衰弱的奥斯曼人的革命运动。谋求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运动不能被曲解为与法国大革命毫无关系的

政治发展。促成希腊“现代化”，并促使它从一个模糊概念向具体实体过渡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希腊人民对自由的长期、难以抑制的向往（这种渴望被浪漫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们从自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各种事件中解读出来），而且还在于——更主要地——遍布整个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坚信：推翻暴虐统治的革命，就像法兰西 1789 年之前的时代一样，必要且迫切。

正是在独立运动及其成果的基础上，现代希腊逐渐成形。而在这种基础形成之前，“希腊”一词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投身革命的人们，对希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也无法达成共识。它是否只是古代城邦的集合，抑或是否应包括希腊北部的延伸地区？它应该是古典时期的希腊还是罗马伊里利亚时期的希腊？它应该是被法兰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的东罗马帝国，还是在其废墟上土耳其人建立的新帝国？谁是希腊人？除了那些母语为希腊语的人们，希腊人是否应包括那些不讲希腊语的正教基督徒（由于所接受的世俗与精神统治，他们被称为“鲁米”或“罗马人”，也就是希腊人）？

此后关于希腊和希腊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问题，在特别是以帕帕里戈普洛斯为代表的浪漫历史学家们的努力下，判断的尺度更加模糊，他们进而将“希腊主义”等同于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时期希腊城邦的陷落，等同于凯罗尼亚（Chaeronia）战役（公元前 338 年）前的“希腊民族”。伊索克拉底对该问题的文化阐释，成为证明希腊民族在时间与空间上连续性和统一的论据——起初，该论据用来平息关于希腊民族幸存与否的争论，后来用于主张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权利”。而在这种将希腊民族与希腊主义、希腊与希腊文化普世性联系的大胆观点提出之前，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在认识自己国家时，所持的观点与那些同样接受古典教育的西欧人如出一辙。

就本文导论的需要，以及纠结在现代希腊概念中的难以解开的问题而言，我们需要澄清的只是：我们所谓的“现代希腊”是民族独立运动后出现的希腊民族国家。这个希腊，在语言上与古典希腊相联，在宗教

阿达曼提奥斯·科莱斯(Adamantios Koreas, 1748—1833)

希腊启蒙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生于示麦那(Smyrna,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父亲是来自希奥斯岛的一名富商,科莱斯曾在阿姆斯特丹经营家族生意。1782年到1786年,他除在蒙彼利埃大学学医外,还成为一名杰出的古典学者。1788年到1833年间,他住在巴黎,并见证了当时已经步入尾声的激烈变革。他不喜欢激进主义,主张走民主自由政治的“中间道路”。

科莱斯认为希腊人永远无法从落后的奥斯曼人奴役中获得真正的自由,除非他们通过学者们的著作通晓古代遗产。古代希腊作家的“希腊自由”是他个人对希腊独立战争的贡献,他为学校和国家制订的一种正式语言则是不朽的丰碑。

上延续东罗马帝国,但却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她与比利时毫无二致。同时由于所处的方土地,她又是独一无二的。她的历史——或更应该说是被浪漫民族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著作所塑造出的概念——是令人误解的。现代希腊常常让那些选择她作为研究对象或精神家园^[15]的西方人感到失望。古典希腊的崇拜者们,倾向于用一种不赞同的眼光来看待她的现代进程,不仅因为她在古典研究领域的贫乏及对其古代遗迹的忽视,还在于她用希腊地名取代非希腊地名的这类相当普遍的行为。同样,研究拜占庭的学者们,不是受到吉本抨击该帝国的影响,就是嘲笑现代希腊人努力将拜占庭帝国“希腊化”的举动。最后,东方学者也从来没有真正原谅希腊人,因为他们背弃了奥斯曼东方,并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抛弃了其社会组织中的东方因素。现代希腊的创始者们所致力实现的那些目标,似乎很少能够被接受;而且他们依据最初蓝图努力争取到的成果,也鲜少得到赞赏。也许这是因为,现代希腊人自己并没有真正承认这一事实:他们与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所取得的成就。

如此一来,就可以定义希腊的现代化,因此本书对希腊的考察也主要体现为:重新审视、或校订被旅行家、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们所缔造的关于希腊的传统认知。西方关于今日希腊的一些概念,仍然只是重复19世纪被视为公理的概念和解释。总体上,西方关于东南欧的著作颇具说教意味,均为自鸣得意的作品,几乎没有关注当地的贫困现象。^[16]然而,对于研究任何传统社会的学者来说,当地人为满足客人的期望而过分夸大的、模糊的、生动的诱惑,完全是另一回事,是被歪曲的因素。

本书对希腊现代历史的重新考察,包括按照主题分类的一系列领域,诸如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地理和文化等。每个目录中的各章各节并不严格按照年代加以排序,而是关注不同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来详细阐述希腊现象的一些关键领域。本书也不会刻意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作者们并不打算掩饰自己对自由原则的偏好,正是这些原则激励着希腊国家的创始者们,其中既有本国人,也包括外国人。与这些创建原则并列的还有一些固有的规范与习俗,而且文中的每个问题都会涉及这两种对立力量冲突的后果。

上面提及的讨论主题,涉及希腊历史的某些方面,忽略掉其他部分,尽管那些不可谓不重要。然而,本书并不打算对希腊做出全面论述;更确切地说,本书只是对20世纪最后十年间希腊新出现的问题做些评论,与此同时,也驳斥那些颇具争议的观点,这些观点所依赖的主要是:被民族主义误导的基本概念;以及自鸣得意的旁观者们创作的讽刺漫画。作者们挑战已有的观念和一些人损害希腊的陈规陋习,是希望读者们能够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而采取这样一个崭新视角的回报,则是作者们在联合冒险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东西,即:他们的研究课题在许多方面是适应现代化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信奉现代化。

注释

[1] M. Z. Kopidakis 编:《希腊语言史》(*Istoria tis ellinikis glossas*, Athens: EIIA,